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菽園雜記 第六卷

元起朔漠，建都北平，漕渠不通江淮。至元初，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，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，陸運至淇門，入御河。中灤，即今開封府封邱縣地。淇門，今屬大名府濬縣，乃淇水入御河之處，即枋頭也，去中灤旱站一百八〇餘里。自黃河逆水至中灤，自中灤陸運至淇門，其難蓋不可言。況運粟不多，不足以供京邑之用，於是遂有海運之舉。然海道風濤不測，損失頗多，故又自任城開河，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，入清濟故瀆，通江淮漕，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，由海道至直沽，接運至京。任城，今之濟寧州也。須城，今之東平州也。其後，海口沙壅，又自東河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，始入御河，其難尤不可言。時有韓仲暉、邊源輩，各出己見，相繼建言，乃自安民山開河，直抵臨清，屬於御河，而江淮之漕始通矣。然當時河道初開，不甚深闊，水亦微細，不能負重載，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百五〇料船行之禁。海運之初，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餘石，其後，歲或至三百餘萬石。會通河所運之米，每歲不過數〇萬石。終元之世，海運不罷。國初，定鼎金陵，惟遼東邊餉則用海運。其時會通河尚通，今濟寧在城關北岸，見有洪武三年曉諭「往來船隻不得擠塞閘口」石碣在。至二〇四年，河決原武，漫過安上湖，而會通河遂淤，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御河矣。永樂間，肇造北京，糧道由江入淮，由淮入黃河，水運至陽武，發河南、山西二布政司丁夫，旱路般運至衛輝上船，由御河水運至北京。亦不可謂不難矣。後得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，工部尚書宋禮等提督，始開鑿會通河。潘之建言，止為濟寧州往北旱站遞運軍需等項艱苦，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，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。河成，宋尚書建言，始從會通河漕運，而海運於是乎罷。當會通河漕運之初，又得平江伯陳瑄，於凡河道事宜，莫不整頓。所以至今京儲充羨，不至缺乏者，會通河之力。開鑿經理，以底於成者，斯又數君子之力也。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《漕河通志》，節其要語記之。張巡力竭，西向再拜，曰：「生既無以報陛下，死當為厲鬼以殺賊。」此「厲」字與「伯有為厲」之「厲」不同，原其意誓欲為猛厲之鬼以殺賊耳。李翰表云：「臣聞強死為厲，遊魂為變，有所歸往而不為災。」此正「伯有為厲」之「厲」。翰之意，蓋欲乞為墓招葬巡等，故云然耳，非解厲鬼字義也。後人多誤解此字，致生邪說。至有以厲即古厲字，謂巡為掌疫癘之鬼，若致道觀塑巡為青面鬼狀。世之訛謬如此，正由誤解此字故也。吳中羽林將軍廟，訛為雨淋，而不覆以屋。三孤廟訛為三姑，而尚三女郎焉。山西有丹朱嶺，蓋堯子封域也。乃鑿一豬形，以丹塗之。世俗傳訛可笑，大率類此。

《月令》言：「月雉入，大水為蜃。人不知其能化蛟也。張啟昭翰撰言其鄉民嘗逐一雉入山穴中，守之，久不出，乃以土石塞之而去。每過其處，竊視之，封閉如故，人不知也。久之，見其處有水流出不已。逾時又過其處，則山已崩裂，其下成渠。問之居民，云風雨之夕，有蛟出故也。逐雉者為言其事，始知雉亦能為蛟云。」

京師多尼寺，惟英國公宅東一區，乃其家退閒姬妾出家處，門禁嚴慎，人不敢入，餘皆不然。然有忌人知者，有不忌者。不忌者，君子慎嫌疑固不入；忌者，有奇禍，切不可入。天順間，常熟一會試舉人出遊，七日不返，莫知所之。乃入一尼寺被留，每旦尼即鑄戶而出，至暮潛攜酒郁歸，故人無知者。一日生自懼，乃逾垣而出，出則隴然一軀矣。又聞永樂間，有巧工修尼寺，得纏■帽於承塵上。帽有水晶纓珠，工取珠賣於市，主家識而執之。問其所從來，工以實對。始知此少年竊入尼室，遂死於欲，屍不可出，乃肢解之埋牆下。法司奏抵極刑而毀其寺。今宮牆東北草場，云是其廢址也。

唐季黃巢之亂，兵鋒所過，多被殺傷。然巢性獨厚，於同姓如黃姓之家，及黃州、黃岡、黃梅等處，皆以黃字得免。徽州歙縣地名篁墩，本以產竹得名，民以黃易之，亦得免禍。近日程克勤論德，始徵士大夫詩文表白其事，而復篁墩之名。夫大盜如黃巢亦有此善，則信乎天理民彝之在人心，未嘗一日而泯滅也。

永樂間，敕遣大臣分行各處，凡民間子弟年二〇以上爽健者，皆選取以備侍衛，頗被騷擾。其軍悉隸府軍前衛，數至二萬有餘，立千戶所二〇五領之。年至六〇，驗有老疾實狀，兵部奏請疏放，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。成化間，尚書余公議欲再為差官點選，時當選處適多飢饉，職方郎中劉大夏與予力沮之。余不能奪，其議遂寢。

今之所謂左，蓋即古人之所謂右，如《易·繫辭傳》書其後曰右第幾章。《說文》注親字云：左從辛，從木。志錢幣者云：五銖錢右文曰貨泉，左文曰五銖是矣。今人乃與相反。予求其說而不可得。竊疑古人北面視物，分左右，物在東者值吾右手，故為右；物在西者值吾左手，故為左。今人以南面視物，分左右，故反是。然古人營宮室位置，則云前朝後市，左祖右社。軍行部位，則云前朱雀，後玄武，左青龍，右白虎。則祖廟與青龍在東，太社與白虎在西。又與今人所謂左右不異，未能決然無惑也。

成化辛丑歲，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，至嘉峪關，奏乞遣大臣迎接，沿途撥軍護送。事下兵部，予謂進貢禮部事，兵部不過行文撥軍護送而已。時河間陳公鉞為尚書，必欲為覆奏。予草奏，大略言：獅子固是奇獸，然在郊廟不可以為犧牲，在乘輿不可以備駝服。蓋無用之物，不宜受。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中國，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為律，力言當卻之。如或閱其重譯而來，嘉其奉藩之謹，則當聽其自至，斯盡進貢之禮。若遣大臣迎接，是求之也。古者天王求車、求金於諸侯，《春秋》譏之，況以中國萬乘之尊，而求異物於外夷，寧不貽笑於天下後世？陳公覽之，恐拂上意，乃咨禮部。時則四川周公為尚書，亦言不當遣官迎接，事遂寢。而遣中官迎至，其狀只如黃狗，但頭大尾長，頭尾各有髻耳，初無大異。《輟耕錄》所言皆妄也。每一獅，日食活羊一控，醋密酪各一瓶，養獅子人懼授以官，光祿日給酒飯，所費無算。在廷無一人悟獅子在山藪時，何人調蜜酪以飼之。蓋胡人故為此以愚弄中國耳。

《莊子》言「即且甘帶」。即且，蜈蚣；帶，蛇也。初不知甘之之義，後聞崑山士子讀書景德寺中，嘗見一蛇出遊，忽有蜈蚣躍至蛇尾，循脊而前，至其首，蛇遂伸直不動，蜈蚣以左右鬚入蛇兩鼻孔，久之而出。蜈蚣既去，蛇已死矣。始知所謂甘者，甘其腦也。聞蜈蚣過蝸篆，即不能行。善物各有所制，如海東青，鷲禽也，而獨畏燕。象，猛獸也，而獨畏鼠。其理亦然。

「讀書萬卷不讀律，致君堯舜終無術。」此雖譏切時事之言，然律令一代典法，學者知此，未能律人，亦可律己，不可不讀也。《書》言「議事以制」，而必曰「典常作師」，其不可偏廢明矣。嘗見文人有等迂腐及浮薄者，往往指斥持法勤事之士以為俗流，而於時制漫不之省。及其臨事，誤犯吏議，則無可釋，而溺於親愛者，顧以法司為刻。良可笑也。

本朝子為母服斬衰三年，嫂叔之服小功，皆所謂緣人情而為之者也。然韓退之幼育於嫂，嘗為制服，而程子於嫂叔無服。亦嘗言後聖有作，雖制服可也。母服斬衰，則以儒臣群議不合，高皇斷自宸衷，曰：「禮樂自天子出，此禮當自我始。」

北方老嫗八九〇歲以上，齒落更生者，能於暮夜出外食人嬰兒，名秋姑。予自幼聞之，不信。同寮鄒繼芳郎中云：歷城民油張家一嫗嘗如此，其家鎖閉室中。鄒非妄誕人也。秋，北人讀如芻酒之芻。

「一鸞西子臂，七竅比干心。」詠藕詩也。相傳衛文節公作，未知是否。「一庭生意留青草，萬里歸心放白鷗。」恕齋詩也。程少詹克勤云：「嘗見作此題者，多涉頭巾氣，惟此聯出色。」又聞邵復初郎中云：「鄉人取龍湫祈雨後，送水還湫，有作文者集古句一聯云：『兩三日不止，求之與，與之與？水一勺之多，出乎爾，返乎爾。』」亦佳。

永樂三年，命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質英敏者就文淵閣讀書。時與選者，修撰曾棨，編修周述、周孟簡，庶吉士楊相、劉子欽、彭汝器、王英、王直、余鼎、章啟、王訓、柴廣敬、王道、熊直、陳敬宗、沈昇、洪順、章樸、余學夔、羅汝敬、盧翰、湯流、李時勉、段民、倪維哲、袁添祥、吾紳、楊勉二〇八人。時周忱自陳年少，願進學。文皇喜曰：「有志之士。」命增為二〇九人，名庶吉士。聞洪武壬子歲，嘗選會試士〇八人授編修等職，讀書文華堂，後又選進士為庶吉士，分置近侍諸署，若解縉為中書庶吉士是也。而專置之翰林，則始於此。

天順間，文臣閣老李文達公賢、武臣錦衣衛指揮門達，最得君。而達尤聲勢隆赫，傾動中外。嘗忌李出己上，欲乘隙間之。有

軍匠楊暄者，以工彩漆著名於時。一日，疏達不法事以聞。達因慙於上云：「此李賢嫉之也。」知上必親鞫，密召暄囑之，暄懼死，陽承順惟謹。上果鞫於內苑山下，暄以實對，云：「事非由賢，門達囑臣誣賢，臣於賢素不識，不敢枉也。」達由是寵衰而禍作矣。古人謂「無好人」三字，非有德者之言，觀此可知。

行人司行人，初置三百六員，今存三百六員。蓋國初諸司官不差出，凡有事，率差行人。永樂中，減革行人員數，諸司公務，差本衙門官出辦。行人非冊封親王、使外國、齎捧詔書之類，不差。然當時進士除行人者，九年才得升六品官，人多不樂。今九年得升各部員外郎，三年得選任御史，行人頓為增重於前。舊嘗為之語云：非進士不除，非王命不差，非餽贖不去，其濫可知。今朝廷重之，人各自重，無此風矣。

秋官屠郎中之妻，無子而妒。懼其夫置妾，常為屢娠以沮之。一年果娠，彌月而產，則一胞，為烏卵者四七。破之，中有血水而已。項尚書之女，無夫而娠。家人恐其彰醜，飲以冷藥敗其胎，竟不效，及期而產，一胞數蛇，遂驚死。皆不知其何所感也。

孫狀元賢赴會試途中，投宿一民家，主人敬禮甚隆，飲食一呼而具。賢疑其家有他會，問之，主人云：「昨夜夢狀元至，故治具以俟。今日公至，應此夢無疑矣。」賢竊自喜。至期，下第而歸。後一科，果狀元及第。雍御史泰未第時，嘗自金陵還陝西，道經鳳陽，投宿一老嫗家，問知是舉子，喜云：「昨夜夢有御史過吾家，子其人耶！」雍後以進士令吳，被召為御史。陸參政孟昭未第時，夫人夢得官參政，後果不爽。觀此，則人之出處，信有前定，非偶然也。

錢原溥學士回自謫所，道江西，布政使翁公世資作詩送之。序云：「天順間，先生嘗調兵部尚書陳汝言曰：『方今論功行賞，殆無虛日。而母后徽號未加，得非闕典與？』汝言即以先生之言入奏，英宗大加稱賞，隨付史氏以行。歲甲申，英廟上賓，先生遂為權貴所擠，而有順德之行。皇上一日御經筵，閱講臣，獨以先生不在為問，遂下吏部召還，復舊官。」予嘗以是質之內閣供奉謝伯寮，云歲甲申以下一段失實。蓋原溥嘗在內書堂教書，今之近侍若懷恩輩皆多出其講下。其出以附王倫，其人以懷公之力也。

本朝文臣封伯爵者：洪武中，中書左丞相汪廣洋封忠勤伯，宏文館學士劉基封誠意伯；正統中，兵部尚書王驥封靖遠伯；天順中，都察院副都御史徐有貞封武功伯，鴻臚寺卿楊善封興濟伯；成化間，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封威寧伯。廣洋後坐累。有貞、越不久革爵，謫遠地。基、善革於身後。子孫世祿，驥一人而已。

本朝軍衛舊無學，今天下衛所凡與府州縣同治一城者，官軍子弟皆附其學，食廩歲貢，與民生同。軍衛獨治一城，無學可附者，皆立衛學，宣德年，從兵部尚書徐琦之請也。其制：學官教授一員，訓導二員。武官子弟曰武生，軍中俊秀曰軍生。衛學之有歲貢，始於成化二年五月，從少保李公賢之請也。其制：每二歲貢一人，平時不給廩食，至期，以先入學者從提學御史試而充之。

為人上者言動不可不謹，否則下人承訛踵誤，不勝其弊矣。丁酉歲，予有考牧之役，至遷安，適同年劉御史廷珪按其地，遣人招飲。予戲語云：「饌有驢板腸即赴。」蓋京師朋輩相戲，各有指斥風土所諺以為詬者。如蘇浙云鹽豆，江西云臘雞，湖廣云乾魚之類是已。河南人諺偷驢，廷珪南衛輝人，而舊傳有「西風一陣板腸香」之句，故以戲之。日暮歸，縣官率吏人捧熟饌以進，問之，云：「聞公嗜驢板腸，故以奉也。」予以實告而遣之。既而自悔，自是不敢戲言。

嘗登嶧山，山僧作水飯為供，食一蔬，味佳，問之，云「張留兒菜。」令彩觀之，乃商陸也。餘姚人每言其鄉水族有彈塗，味甚美。詳問其狀，乃吾鄉所謂望潮即耳。此物吾鄉極貧者亦不食，彼以為珍味。商陸在吾鄉牛羊亦不食，彼以為旨蓄。正猶河豚在吳中為珍異，直沽漁人剝其肝而棄之。時魚尤吳人所珍，而江西人以為廬魚，不食。世之遇不遇，豈惟人為然，夫物亦有然者矣。

兵部侍郎王偉，先任職方郎中，用少保於公薦升是職。未幾，伺於公過誤密奏之。景皇帝信任於公方專，召入，以偉奏授之，公叩頭謝罪。上曰：「吾自知卿，卿勿憾也。」公既出，偉下堂迎問曰：「今日聖諭為何？」公曰：「姑入語之。」既入，復請，乃笑曰：「老夫有不是處，賢弟當面言之，未敢不從也，何忍至此！」乃出奏示之，偉局■無地。君臣相與如此，誰得而問之。此於公所以得成安社稷之功也。

常朝，諸司奏事御前，事當准行者，上以「是」字答之。成化六七七年間，上病舌澀，每答「是」字苦之。鴻臚卿施純彥厚揣知之，陰獻計於近侍，云：「『是』字不便，請以『照例』字易之。」上得此甚喜，問計所出，近侍以純對。由是得拜禮部侍郎，掌寺事，尋升尚書，加太子少保。純，京師人，成化丙戌進士。長軀偉幹，音吐洪亮。初任戶科給事中，遷鴻臚少卿。未二年，驟升至此。可謂際遇之隆矣。人有為之語云：「兩字得尚書，何用萬言書。」

天順間，鄉人陳錡鼎夫為職方郎中，嘗談及時事，云：「近得葉與中奏保巡按廣西御史吳禎巡撫其地，時葉公總督廣東西軍務，舉禎，欲分任其責也。因問禎之為人，鼎夫云：『一利口耳。』與中以誠待物，宜有此舉，異日必為此入累也。」予竊記之。後禎得位，結構廣人，百計謗葉，李閣老惑之。時因言官嘗薦葉入朝，僅移節宣府，而禎不久亦敗矣。予於是服鼎夫之先見云。近聞於少保薦王偉為侍郎，時商狀元嘗密言其非所宜薦，然疏已入矣。既而，於公有不愜意時，每自歎云：「先見不如商大樸。」大樸，商公舊字也。

夷人黨護族類，固其習性同然，而回回尤甚。嘗聞景泰間，京師隆福寺落成，縱民入觀。寺僧方集殿上，一回回忽持斧上殿，殺僧二人，傷者二三人，即時執送法司鞫問，云：「見寺中新作輪藏，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。憫其經年推運辛苦，仇而殺之，無別故也。」奏上，命斬於市。予謂斯人之冒犯刑辟，固出至愚，然其義氣所發，雖死不顧。中國之人一遇利害，至有擠其同類以自全者，較之斯人之激於義而蔽於愚，其可哀憐也哉！

涪谿、晤台、**厝**亭，皆在今永州祁陽縣治南五里。唐元結次山愛其勝異，遂家其處。命名製字，皆始於結字，從水，從山，從厝，皆曰吾者，旌吾獨有也。今按晤、**厝**字，韻書無之，蓋制自次山。涪，本瑯琊水名，古有此字。湘江之谿，命名曰涪，則自次山耳。

陳祭酒詢，字汝同，松江人。善飲酒，酒酣耳熱，胸中有不平事，每對客發之；人有過，面語之，不少貸者。在翰林時，嘗忤權貴，出為安陸知州。同寮餞之，或倡為酒令，各用二字分合，以韻相協，以詩書一句終之。陳學士循云：「轟字三個車，餘斗字成斜。車車車，遠上寒山石徑斜。」高學士毅云：「品字三個口，水酉字成酒。口口口，勸君更盡一杯酒。」陳云：「轟字三個直，黑出字成黠。直直直，焉往而不三黠。」

嘗聞河內縣丞韓肇云：「一人病耳癢，命鑪工爬剔之，耳中出綵帛碎屑，終亦無恙。」予不之信也。近尚書涑水張公患瘡在告，予往問候，云：「一日閒坐，忽覺肉作癢，搔之，覺有物在指下，摘之，抽出肉紅一線五六寸。初疑是筋，詳視之，實線也。方怪之，俄而覺痛，瘡遂作矣。」即此推之，則耳中碎帛亦或不誣。此皆理之不可曉者。

永樂五年，會議北京合用糧餉。雖本處歲有徵稅及屯田子粒，並黃河一路漕運，然未能周急，必藉海運然後足用。見在海船數少，每歲裝運不過五六萬石。且未設衙門專領，事不歸一，莫若於蘇州之太倉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，設左、右運使各一員從二品，同知二員從三品，副使四員從四品，經歷司照磨所品級官吏，俱照布政司例。本司堂上官，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其職，行移與布政司同。各處衛所見有海船並出海官軍，俱屬提調，以時點檢，如法整治。奏上，太宗有再議之旨，遂不行。

菘菜，北方種之。初年半為蕪菁，二年菘種都絕。蕪菁，南方種之亦然。蓋菘之不生北土，猶橘之變於淮北也。此說見《蘇州志》。按：菘菜即白菜，今京師每秋末，比屋醃藏以御冬。其名箭幹者，不亞蘇州所產。聞之老者云：永樂間，南方花木蔬菜，種之皆不發生，發生者亦不盛。近來南方蔬菜，無一不有，非復昔時矣。橘不逾淮，貉不逾汶，雉不逾濟，此成說也。今吳菘之盛生於燕，不復變而為蕪菁，豈在昔未得種藝之法，而今得之邪？抑亦氣運之變，物類隨之而美邪？將非橘柚之可比邪？

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，默識其名。一日，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，東里問崑山有屈昉，何如人？永年

茫然無以對。東里云：「士人尚不知邪？」永年慚赧而退。及還任，乃求昉，識之，未幾，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，永年乃以昉應詔，除南海縣丞，卒官。前輩留心人物如此。

今人有喪，翦帛以授弔客，謂之發孝。大抵京師人家發孝，主於勾引祭賻之費；江南人家發孝，主於勾引人光賁送喪。士大人家亦有為之者，此非禮之禮也。楊文貞公遺戒子孫不用此，最是。

朱文公先生，本號晦庵，今人稱考亭者。亭，本前代一御史築於其考墓旁，故名。歲久亭廢，韋齋愛其山水，嘗欲即其廢址作書院而不果，文公後作考亭書院，以成先志，非別號也。

開元錢文，或讀作「開通元寶」，或作「開元通寶」，本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鑄，非明皇開元年間鑄也。今錢背間有新月痕，人遂以為始鑄錢時，工人呈蠟樣，楊貴妃玩視之，因有指甲痕。此蓋不知典故者，因明皇年號與錢文偶同，而附會其說耳。